

8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故乡的云朵

（组诗）
■（陕西）李勋

故乡的云朵

当一夜未合眼的星星
通过情断天涯那一枚瘦月
连线打来关切电话
让睡不着的灯泡接听
思念开始抵达小村 一吐
这个季节秋云圆熟的心事

一片片会看天象的树叶
纷纷打着微笑的手势
点头试着接纳此时的冬天
正迎面下着一场贺春的白雪

你看从夜梦依稀中醒来的
一头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仍像当年站在熟悉的村口
教喊山的父亲把绣花的年轮
刻进那一棵皱纹深深的大树上
活现一部会展演的村史

奶奶还把一串串童年的往事
健旺甩往炊烟袅袅的山坡上
不一会儿就雅气地
堆码成一个时光想像的老人
只待那一天真情的太阳出来
和雪一样驮起故乡的云朵
去开采我们这一生显贵的绿水青山
接下来忙碌摊开岁月一地的富贵

别样乡音

在乡下筹办年节的当口
我看到低矮的平房都长高了
很多旧物件放进了年画
那位爱拿着竹竿和奶奶一起
在稻田看场的小二黑
把响亮的柳哨吹成了十月的经典

躲迷藏的斑竹
长大了变成了唱戏的花脸
杨柳婆娑的季节
柳姑成为河对岸春牛家的婆娘
把冬月剪成了好看的窗花
而烟雨早已溅入了泥土
受伤的爱情堆成了一座坟墓

陈年叠加的每一件物事
总在撞击的胸口涌动
除了简谱的二月
乡音不再是个简单调节的音符

长着思念根须的云朵
也在叫一个明月无尘的游子
于那个望乡的夜晚来弹奏它

月上寒秋

早读的清晨 总是
习惯让那道干裂的风
在城市的某个边缘撕个口子
让奔跑的速度慢下来

如同那时父亲走时
留下莫名的悲伤
几只鸟儿不紧不慢
在他熟悉的那块菜地上空
忧伤地盘旋了一会儿
流下几滴清亮蓝天的眼泪

当山雀们都难过地
把往事送走了
月亮不偏不斜
透过那栋瓦屋曾经熟悉的窗口
来探望我们

一路陪伴的月光
轻轻抓起温暖的被角
串上明亮的乡音
盖住发冷的寒秋

抚摸雪落的乡村

我坐在一块麦地上
抽穗故乡
童年在我的巴掌上
刻下一道很深刻的皱纹

早年在乡下抛洒过的
那些过于劳累的汗水
也变得有些甜味儿
它们头一次经太阳的蒸发
知道乡愁反正是回不去的

站在北风吹的那座城市
发现所有的思绪
都生成了一根根白发

月光下的老母亲
见白发苍苍的奶奶
一直找不到那条归乡的路

冬季既往不究

自个儿开始计划下雪
喊出山地上
早已踏过田秧的牧马人
沿着当年那条出寨的小路
像野牛儿一路泪雨狂奔
总想抚摸那管阳春的笛声
抚摸一座雪落的乡村

月光清亮的乡愁

早就告诉你了
我们不再像传统的祖辈
听惯了土地的宣言
总是以劳作的每一滴汗水
来判断粮食的味道

其实那些云朵
纷纷从老家农舍出来
冬天 一片少女般纯洁的雪
从落落到融化
就是春天受孕的过程。

在乡村 许多事物
都开始了变化
树上青瘦的杨花
贴近天空舞蹈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翻耕出泥土的气息
星星站在儿时启明的山岗
喊醒睡意朦胧的一钩新月
下地挑起农活的担子
一一清亮着那时城市
分派给我们一些劳动的乡愁

我在这里想你

■（新疆）谷鸣

一只离岸很久的小船
在夜里也无法沉睡
被月亮照着
证明还是在水里
水里的事物无法复制

望上看上去
星空渺渺茫茫似人海
望下望下去
一浪还一浪水深无涯
月儿被浸泡得发白

月在水里水在想月
船在水里船在想水
多少年了 我在想你
只有在明月的水里

鱼肠

■（四川）耳东

疏忽和大意
从来都是傲慢与偏见的伴生物
王与公子皆不免俗
蕴含着寸短寸险的勇绝
问世之初便匿藏了锋芒
逆藏着凶险

美味绝非为了果腹
局外人伴随着劫难
透过你
选择身边人
并看清你自己

苍鹰搏击雄鹰
惊不醒凤鲈梅花的香艳
逆理悖序
终究在乚现一刻
既品尝鱼炙的鲜美
也畅饮王的血

磨道

■（贵州）鲁雁

爷爷的那条小船
再也划不进
缭绕炊烟的港湾
泊在大山 泪涌的黄泉

雪夜 一棵风中的柿树
高过屋顶的悲哀
摇曳烛光的泪 凝结冰冷
父亲的心 瑟缩着

逝者灯灭 薪火相传
父亲举起
烙印爷爷掌纹的铁锤
打磨爷爷留下的光阴

春雷触摸大地
万顷绿风攀山越岭
我的选择是——
远方的召唤

一声破晓的鸣笛闪着星光
穿过山的胸膛
把故乡 拉成
遥远的明媚

潮头品茗

最近，我有幸从川东北偏远的南充调到省会成都工作，一个人孤零零地“成漂”，与亲人，当然也与年迈的母亲，过上了“每周会”式的动车生活。

时空是思想沉淀的隧道。
离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见母亲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夜深人静，每每想到满头银发、寡言少语，一天天变老的母亲，她孤寂佝偻的身影就在我眼前反复旋转，鼻子中就有一股莫名的酸楚在漫无边际地汹涌，历历过往哽咽在喉。

上世纪 70 年代的农村还在黄土地和冬水田中自给自足。

故乡、老家、茅草屋……

穷！穷！穷！是最全部的记忆，也是我

最深刻的童年。
年轻时的母亲一直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虽然她目不识丁，但却从不缺乏改变生活的能力。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是搁在母亲心中的头等大事，让她几乎从年头焦虑到年尾。

由于母亲体质瘦弱，加之营养不济，我出生没有几天就吸干了母亲的身体。在柴米油盐都得靠指标供应的时代，对于这样的家庭条件和家庭环境，我的口中根本就不可能留存奶粉的味道。

无奈的母亲就地取材，将红苕淀粉加入热腾腾的开水锅中，不断搅拌、不断稀释，做成流汁状的红苕糊糊，替代了母乳和奶粉。一餐、两餐、三餐……，一年、两年、三年……，红苕糊糊占据了我全部的饥饿空间，长此以往，只要我看到无盐无味的红苕糊糊，就像看到白大褂手中的针头，饿了也哭，吃了也哭。

南充的川北凉粉是享誉天府的一绝，母

微小说

裂变后的尴尬

一转眼，高考落下帷幕，俞玲名落孙山，志强榜上有名，他喜出望外，只有俞玲黯然泪下。逐渐，两人情感显然从细微到粗线条的变化，温度一下子降到了零度，感情当然破灭了。

光阴似箭，志强于北大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了，接着应聘工作，他去了几家，都是“碰壁”而告别，最后又找到一家，投了简历，这一家是世界五百强大企业，总经理俞玲接到信息，她愣了一下心想：原来是他……

俞玲眼前一幕幕，她像打开了五味瓶。
一周后，志强接到面试通知，面试结束后，俞总总要见志强。
“你是……你是玲子，在这里工作？”志强说。

小丽初中一毕业，就急慌慌从山沟跑出来，去到南方一座大城市寻事做。她有几个姐妹老早就外出打工，逢年过节回来，一个个光鲜亮丽，赛似明星，有的还把爹娘接到城里去。小丽自信不比她们差，也能闯出一番天地来。

小丽找到一家宠物店做事，月薪两千多元，可她很知足，这比在家刨土坷垃强远了。

上班才几天，小丽就大开眼界：来宠物店的狗都金贵着哩，她听说最贵的一只狗要值几十万，差点惊掉下巴！给狗剪个毛要一百，比人理发都贵！有个少妇有次抱个狗来，说要给狗刷牙，让她懵怔半天！她闹不懂，为什么要给狗剪毛？为什么要给狗刷牙？

校园新苑

我好不容易把疲劳的身体终于拖回了寝室。

迫不及待地拿出一袋方便面，三下五除二，撕开面袋，放面入碗，倒好调料，冲入开水，盖上盖子，按捺心情，静待花开。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等待泡面的时间就短短几分钟，既感觉煎熬撩人，又感觉美滋滋。

掀开盖子，水蒸气夹杂着泡面的香味扑面而来，眼镜被蒙上一层白雾，挥起袖子将眼镜胡乱抹两下，抓起叉子，正准备风卷残云，大快朵颐。

宋铁蛋拿着毛巾，端着盆子冲了进来，嘴里还叫嚷着：“好香啊！大哥，请等一等，把第一口留给我！”他说话还带着一副唱腔，让人忍俊不禁。“喏！”我一边说着，一遍把叉子递给铁蛋，香喷喷的面条和铁蛋的薄唇飞速摩擦，发出“吡溜吡溜”让人不得不馋涎欲滴的声音。

我终于接过叉子，搂紧面碗，叉起一叉面，还没送到嘴边，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嚙下留面，好大哥！”珠珠同学俨然拯救被绑架的人质的口吻大喝一声，一个箭步直冲过来，差一点撞翻我心爱的面碗，赶紧一个尴尬的急刹车。他用色迷迷的眼光死盯着香喷喷的面，只拿余光瞟我一眼，嬉皮笑脸地说：“按照周老的话说嘛，无需提醒，您请自觉！”居然不嫌肉麻，还“您”上了！“好、好、好！”我一脸无奈又无辜地将叉子递了过去，“我自觉、必须自觉！”。珠珠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喃喃咕咕：“这面太难吃咯！不信？我吃给你们看！”瞧瞧珠珠那坏样，真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想冲

母亲的烩干饭

■（四川）张翼



亲做的红苕糊糊其实是改良了凉粉的做法。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充人，但直到现在我都不吃那玩意儿！

母亲说，是长年累月的红苕糊糊把我的口味伤了。

母亲把那个年代农村小孩都会经历的不幸，归罪于自己身上，总觉得亏欠了我。她时常念叨自己身体差，家里穷，一出生就没让我吃饱，我是在哭哭啼啼中过完了襁褓生活。

后来，靠父亲一手漂亮的篾匠活，家境有所好转。在我的印象中，米、面、油、盐虽然不宽裕，但也不太紧缺，只有吃肉却得逢年过节或者等上一月两月。

裂变后的尴尬

（外一篇）

■（内蒙古）清颜

话音未落，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玲子说：“请进！”

小周进门说：“俞总，一个外企总监要见你！”

“哦！稍等，去吧！”志强眼前愣住了，心里想：原来她就是总经理

他眼睛闪烁出晶莹的泪花说：“玲子，我……我对不住你……”话语也哽咽了。

“志强，你回去吧，等待听通知吧！我的爱人在俄罗斯，刚回来有要事协商，我要与他洽谈一下”

宠物

■（湖北）周晓文

小丽就觉得宠物怪可怜的，失去自由了不说，有的狗狗明明不喜欢洗澡，不喜欢穿衣，不喜欢剪趾甲，主人偏要给它做这些事。小丽常想，人是高兴了，狗却活得累！

有个中年男人来宠物店最勤，每次来不花个千儿八百不撒手，每次都点名要小丽帮忙。有几次小丽看见男人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就心如撞鹿般，眼皮也抹搭下了。

兄弟面

■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高一4班 钱睿祺

过去砸他几拳。

珠珠还算口下留情，留了多半。我暗自庆幸，却不料悲剧才刚刚开始。没等我接过叉子，飞飞、学霸、网管真是神兵天将，已经各就其位，将我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珠珠见势不妙，虽然满口余香，也顾不得擦嘴漱口，现场直播要紧！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208 寝室第 311 届抢面大赛。现在三位选手已经就位，第一位是……老将飞飞同学，他已经……哦，天哪，三位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直接开始比赛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208 寝室第 311 届抢面大赛。抢面大赛没有裁判，没有规则，反正，成则吃面，败则喝汤！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请擦亮你雪亮的眼睛，尽情地欣赏吧！看吧，比赛已经乱哄哄地正式开始！瞧，飞飞同学用自带的筷子迅速夹起一大口面，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网管半路拦截，学霸坐收渔翁之利也大咬了一口。看来，学霸是今天的一匹大黑马啊！”

208 的几位早已经前仰后合，泪花四溅。真是乐极生悲啊！内乱未已，外敌又来犯。不知道是我们肆无忌惮直冲云霄的笑声，还是我的五谷道场番茄牛腩紫薯面的啧啧香气惹的祸。

“大哥，我也来！”隔壁的发哥冲进来，一

我的童年，一年到头都在菜稀饭、苕稀饭、绿豆稀饭、南瓜稀饭中渡过，平日里吃个油挂面，煮个醪糟蛋，蒸个糖馍馍，烙个面馍，都算是打牙祭。

母亲是巧妇，总是变着花样，想着法子让我吃开心。最让我长记性的，是母亲做的烩干饭。母亲的烩干饭种类繁多，有南瓜烩干饭、红苕烩干饭、青菜烩干饭、萝卜烩干饭，当然最好吃的还是腊肉烩干饭。

母亲先把大米和红苕放入一口锅中小火慢煮，当大米煮至半熟后捞起一部分沥水备用，再把四季豆、胡萝卜等蔬菜切丁，伴上佐料放入另一口锅中翻炒入味，覆上已经沥干、半熟的大米，垒实、压紧，用筷子插上密实的通气孔，插上盖子用文火慢慢煮，待到锅中的烩干饭香溢满屋时，另一口锅中的红苕稀饭也熬好了。

母亲总是以各种理由只吃稀饭，不吃干饭。说是稀饭，因为已经捞去了大部分大米，其实就是清汤寡水、不见米粒的玻璃汤，几块红苕在汤里清澈的飘荡。

母亲节约，她是故意把有限的口粮让我吃。

母爱无距离、无遮掩，直直白白、零零碎碎地在柴米油盐、锅碗盆瓢的平凡中鲜活，透明得毫无细节。而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中的一波三折和生活上的自以为是，却把最亲最爱的亲人漠然得难以提及，难以发现，与母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有些疏远。

我是多吃了母亲的那份口粮长大的。

母亲的烩干饭成了我儿时最深最深的记忆，也成了我现在最沉最沉的压力。

注：烩——《四川方言词典》kong3< 动 > 一种烹饪方法，加少量水，盖紧锅盖，用微火把食物焖熟。

听完，志强一下子也傻了，羞愧并尴尬的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染红的嘴唇

兼政治课张校长，他仓促的走进教室说：“同学们好！学生不要穿短裙儿、浓妆艳抹、美甲、打口红等。太妖艳！男生也演反串了，当然，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听完校长的开场白，有的学生趴在桌上偷偷的笑了。

学生见校长一脸神态，只是纳闷儿。
这时，坐在最前桌的赵君站起来说：“校长，你的嘴唇也打着口红呢？”校长一愣，脸唰一下子像红布一样。

好半天，他才缓过神来，急忙用手一拭嘴角儿，校长立刻成了三花脸儿，这时，一些学生笑得前仰后合。

终于有一次，男人不知怎么弄到小丽的手机号，打电话问小丽愿不愿意跟他，男人说，跟他三年，就送小丽一套房。小丽心乱如麻，她知道，一套房在这里要值几百万，她还知道，要得到这套房她要付出什么，小丽拿着电话一时默不作声。

小丽把这事跟村里一个在外打工的姐妹说了，姐妹劝小丽赶紧应下，并感叹道：“小丽命忒好！”

接下来几个晚上，小丽烙烧饼似的睡不着。她想到了宠物，虽然被人宠着，其实活得不值！终于，她给男人发了个短信：“俺不想做宠物！”

脸坏笑，看看我，再看看我空荡荡滴汤不剩的面碗，一阵狂野地“哈哈哈哈哈”，把所有案犯狠狠扫视一周，绝望透顶怒不可遏地扬长而去。出门时还算没有失礼，回头冷冷地丢下一句：“打扰了，不许送！”

隔壁寝室很快传出一阵阵狂笑。

珠珠眼疾手快，赶紧抢过我拿出来的五谷道场番茄牛腩紫薯面，压低声音招呼大家：“兄弟们，我提议，抽签排序，以免再引狼入室哦。”

方便面，兄弟面，肯定是兄弟们最美好难忘的青春记忆！

